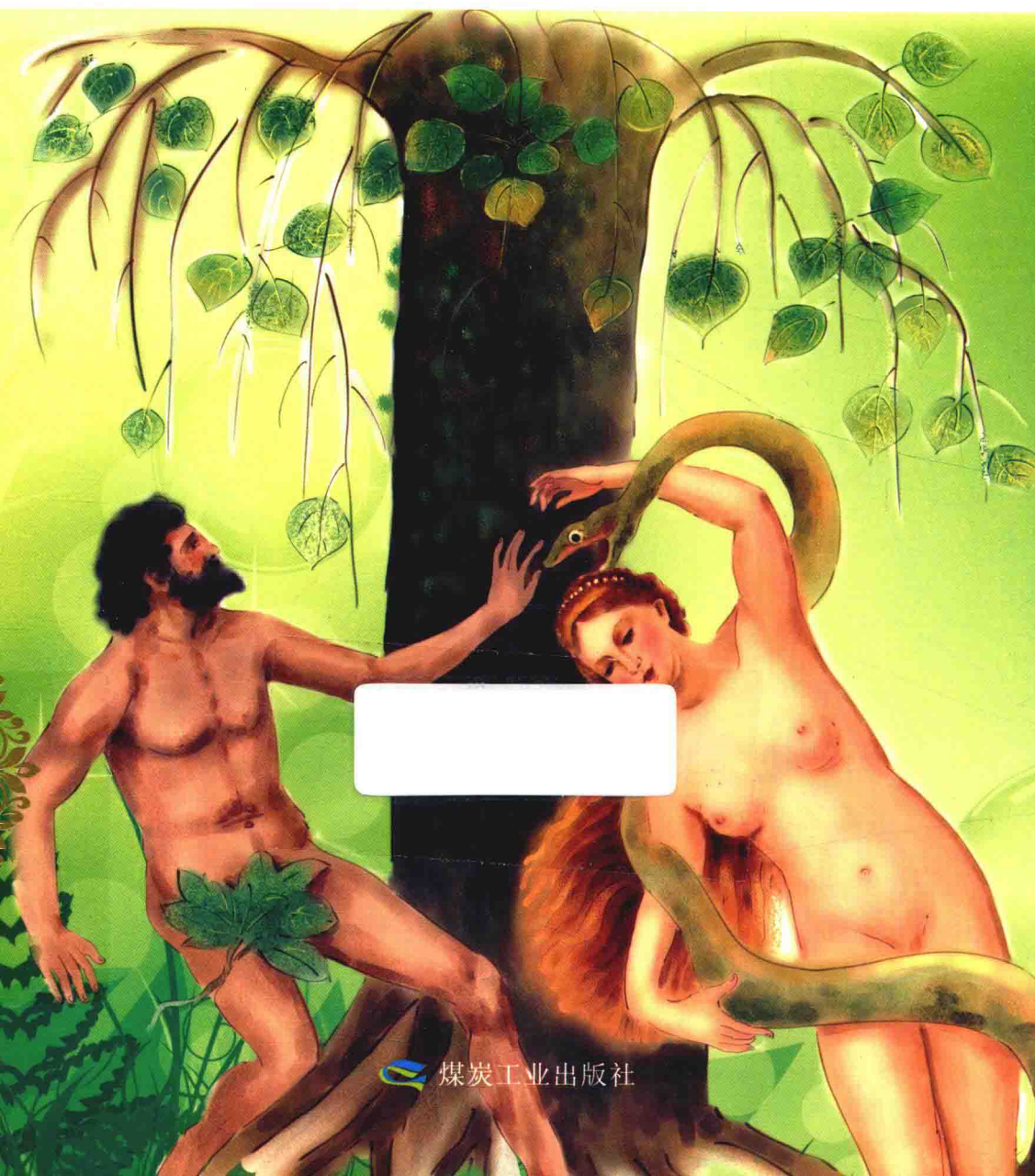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英] 弥尔顿◎著 王锦喜◎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英] 弥尔顿◎著 王锦喜◎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乐园 / (英) 弥尔顿著; 王锦喜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51 - 1

I. ①失… II. ①弥… ②王… III. ①叙事诗—英国
—近代 IV. ①I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7991 号

失乐园

著 者 (英) 弥尔顿
译 者 王锦喜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9 字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0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25
卷三	58
卷四	81
卷五	114
卷六	139
卷七	162
卷八	179
卷九	196
卷十	227
卷十一	257
卷十二	281

卷一

内容提要

在第一卷里，我首先简要地点明本书的主题：人之所以失去曾经拥有的乐园，是因为违背了天神的命令。然后说明人失足的主要原因是撒旦附身的蛇。撒旦曾经纠集了众多天使军来反叛天神，结果被天神全部逐出天界，进而落入了无垠的深渊。本诗在简略地交代这件事以后，便直叙事件的中心，描述撒旦及其叛军落入地狱之中的情形。这里描写的地狱并不在地的“中心”，而是在天外的冥荒，“混沌”一词是对其最恰当的描述。撒旦和他的天军在这里被雷电轰倒在炎热的火湖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从眩晕中清醒了过来，然后叫起倒在他身旁的一个品位仅次于他的天使，共同商量这次惨败的事。接着，撒旦唤醒了其他处于同样昏昏沉沉的扈从，让他们起身清点人数，整理阵容，宣布将领名单。而这些将领的名字和之后在迦南及其邻国信奉的偶像相符。撒旦用演说来安慰和鼓舞他们，说天界有望光复；最后告诉他们，根据一个古老的预言，将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种全新的生物被创造出来；按照古代教父们的看法，天使们早已在这个世界未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存在了。接着，他们便决定召开全体会议，探讨这个预言并商量对策。他的党徒们都跃跃欲试，刹那间，在地狱中筑起了雄伟的撒旦万魔殿，巨头们就在那里面召开会议。

人类最初违反天条偷尝禁果，
使死亡和种种灾难降临人间，
于是人类悲痛万分地
从此遗失了伊甸乐园。
直至一个更伟大的人出手拯救，
才能够恢复这乐土。
天庭的歌神缪斯啊！
你在那神秘的何烈山顶，
和那西奈的峰巅，
曾点化过那个牧羊人，

讲述太初之时，
天和地如何从混沌中生出。
神殿近旁汨汨流动着西罗亚溪水，
我便在那里祈求您赐予我力量，
完成这篇大胆冒进的诗歌，
去追踪一段事迹。
从未有人试过缀锦成文，

用成诗的语言去吟咏，
凌云的遐想飞越爱奥尼的峰巅。
圣灵啊！
祈求你喜爱纯洁正直的心灵，
胜过那全部的神殿。
请就你所知，告诉我，
混沌之初，您便已经存在，
您展开巨大的双翅，
如鸽子一般伏孵洪荒，
孕育生命的辉煌。
愿您的光明驱散我心中的蒙昧，
托起我，让我不再低微，
使我能企及这个伟大主题的高度，
维护恒久的公义，
向人们昭示天道的公正。
请先说那缥缈的天界和深渊的地狱，
因为一切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为何我们的始祖，
除了受制于那唯一的禁令以外，
在乐土中如此得天独厚？
他们原是世界的主宰，
为何竟背叛了他们的创造主？
究竟是谁引诱他们犯下这弥天大罪？
原来就是那地狱的蛇，
嫉妒和仇恨激起了他的奸智，
使他欺骗了人类的母亲夏娃。
他的高傲，导致他和他的天军
全部被逐出天界。
造反天军的援助使他觉得无上荣耀，
他坚信，只要他反叛，
就定能和上帝分庭抗礼。
因此野心勃勃，一发不可收拾，
觊觎着神的宝座和权力，
徒劳地在天界发起了忤逆的战争。
全能的神如栽葱般，
把烈焰焚身的他从天上摔下去，
而这个挑战全能神的神魔迅速坠下，
一直落到深不见底的地狱，
被禁锢在金刚不坏的锁链
和永远燃烧的刑火之中。

根据人间的算法，
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九日九夜。
他和他那一群可怕的党徒，
沉沦辗转在熊熊的烈火中，
虽有不死之身，却与死者无异。
既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又要饱受无止境地折磨。
此刑罚却激起他更深的愤恨。
他抬起忧愁的双眼，环顾四周，
伴随而来的是莫大的烦恼和隐忧，
还夹杂着傲气和仇恨。
这时候，他竭尽天使的目力，
望断天涯，却只见
悲风弥漫，希望渺茫。
阴森的地牢如烈火四射的洪炉般，
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
但那火焰只是朦胧的一片，并无光芒，
可依然能辨认出那里的苦难情形、
悲惨的境地以及凄怆的暗影。
和平和安息从不在此停留，
希望无所不至，
而这里却是个例外，
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步步相逼。
永远燃烧的硫黄不断被添注，
不灭的火焰有如洪水向他们滚滚袭来。
正义之神为那些反叛者准备的，
正是这个天外冥荒中的牢狱。
这个监牢远离天界的亮光，
距离相当于天极到中心的三倍。
啊，这里和他未坠落之前的
地方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呀！
和他一起坠落的天使军，
淹没在烈火和旋风的洪流之中。
他依稀可认出，在他身旁挣扎的，
是权力和罪行都仅次于他的神魔，
后来在巴勒斯坦才得知他叫别西卜。
这个在天上被称为“撒旦”的首要神敌，
用豪壮的言语打破可怕的沉寂，
向他的徒众说道：
“这是何等的坠毁，何等的巨变呀！”

你原先居住于光明的乐土，
浑身披着胜过璀璨群星的灿烂光辉。
你曾与我联盟，同仇敌忾，
为光荣事业努力奋战。
现在，我们是从高高的天界上，
沉坠到了无穷无尽的深渊呀！
他手握雷霆，确实强大，
可谁知这凶恶的武器竟威力无比呢？
然而那强大的威力，
和胜利者的狂暴，
都不能让我沮丧或是改变初衷。
虽然外表的光环已经消失，
但坚定的信念和骄矜决不改变。
军力的受损使我深深震撼，
使我决心率领无数天军
投入激烈地战斗，和强权一决高下。
天军们都厌恶天神的统治，
所以转而拥护我，
竭尽全力与至高的神权抗衡。
在天界沙场上进行的冒险的战斗，
撼动了他的宝座和神权。
而我们损失了什么？
也并非一无所获——
坚定的意志、热切的复仇心、
永恒的憎恨，以及永不屈服的勇气。
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难战胜的品质吗？
不管是他的暴怒，还是威力，
都绝不能夺走我的这份光荣。
经过了这次惨烈地战争，
好容易才使他的神权动摇，
若是此时还要卑躬屈膝，
向他乞求怜悯，
拜倒在他的权力之下，
才是真正的卑微可耻，
比这次的坠落还要卑贱万分。
因为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神力，
赋有轻灵的品质，永恒不朽，
还有经过这次教训，
我们要准备更为精良的武器，
作出更为高明的远见，

才能增大成功的希望，
以武力和智力向我们的劲敌，
进行永不调和的持久战。
他现在正沉溺于胜利，
在天上得意忘形地掌管暴政呢！”
变节的神魔虽然嘴上
说出如此豪言壮语，
心中却满怀深沉的痛苦和失望。
他那勇猛的同伙随即反击道：
“统领天使的首领啊！
在您的领导之下，
天将们率领骁勇的撒拉弗天军作战，
毫无畏惧地投身到冒险的战斗中，
使天界不朽的王陷入危机。
他靠的是暴力、侥幸和命运，
来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霸权。
我目睹了这次悲惨的事件，
为这可悲的覆没，以及
可耻的败绩而深深哀痛。
这使我们失去了天界。
这样的大军竟遭受如此惨败，
沦落至这样的境遇之中。
我们原是神灵，气质清逸，
而今却衰败到末路穷途。
但我们还存有不可
战胜的精神和意志，
不久就会恢复元气。
虽然无边的黑暗
驱散了我们所有的光辉，
无尽的悲惨吞噬了我们的欢乐，
然而我们的征服者，
还让我们保留着这些精力，
或许是要让我们承受
更多的痛苦和苦难，
从而承受他那报复的怒火。
或是让我们在烈狱中心
干苦活，服更大的苦役，
把我们当成俘虏，当成奴隶，
让我们疲命奔波于黑暗之中。
这样，我们将承受无穷的刑罚。

即使自己觉得力量
尚未衰退，甚至永生不灭，
但又有何好处呢？”
大魔王立刻急切地回答他：
“堕落的基路伯啊！
示弱是最可悲的！
无论做事还是受苦，
行善绝不是我们的宗旨，
为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
而反抗敌人的强大意志，
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若他想从我们的恶中寻找善，
那么我们事业的目标就要颠倒，
就去探寻由善到恶的途径。
假如我不失算的话，
这定会屡屡奏效，
定能使他忧愁烦恼，
扰乱他周全的计划，
让他达不到预定的目标。
你看，那暴怒的胜利者
已经召回了复仇和袭击的使者；
暴风雨般追击我们的
硫黄火霞逐渐平静了；
吞没我们的从天界悬崖
坠落下来的洪波也平息些了；
赤红的闪电和狂躁的愤怒，
也日渐消退了；
而带着翅膀的轰雷，
大概由于已经耗尽了弹头，
现在已经不在这深渊中轰鸣了。
不管这是因为敌人的蔑视，
还是由于他怒气已消，
我们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没看到那片寂寞荒芜的、
人迹罕至的原野吗？
那里不见亮光，
只有一些黯淡的火星，
闪烁着青灰色的，可怕的幽光。
我们到那里去避一避凶猛的火浪，
重新整顿我们疲乏不堪的队伍。

然后请大家商讨，
如何才能给予敌人更大的冲击，
如何才能挽回我们的损失，
如何才能渡过这个恐怖的危机。
我们可以从希望中获取灵感，
从失望中想出对策。”
撒旦这样对其最亲近的伙伴说道。
他的头枕在火焰的波浪上面，
双眼放射出炯炯的光芒，
身体的其他部位
则平躺在火焰的洪流上，
肢体又大又长，平浮几十丈，
庞大的体积正如神话中的怪物——
和育芙作战的地母之子巨人泰坦；
百手巨人布赖利奥斯；
古代守卫塔苏斯岩洞的百头神台芬；
或者是根据船夫们所说的海兽列未坦，
即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能在汹涌大海里
游泳的生物中最庞大的怪物。
他时而在澎湃的挪威海面上打盹儿，
常常有夜航遇险的小舟，
误以为他是个岛屿，
便将锚抛扎在他的鳞皮上，
泊船于他身旁的背风处，
在漆黑的夜里守候姗姗到来的黎明。
大魔王就是这样横陈着巨体，
被禁锢在炽热的火湖上面，
根本无法起身，甚至头也不能抬起。
但他凭借着天神统领万物的意志和洪量，
暗怀阴谋，一心加害于人，
最终却咎由自取地加重了自己的罪行。
这让他悔恨地看着自己所有的恶意，
是怎样给他所引诱的人
带来无穷的善意、恩惠和怜悯；
而他自己却惹出了
三倍的慌乱、惩罚和报复。
火湖中，他庞大的身躯慢慢屹立而起。
两侧的火焰往后后退，
斜吐着尖长的火舌，卷成两股巨浪，
中间便现出一个恐怖的溪谷。

他张开双翅，腾空而上，
使沉郁的空气变得十分凝重。
然后降落在一片干燥的陆地上，
那陆地永远被固态的火炙烤着，
与那炎湖被液态的火燃烧着一样。
它的颜色就好比皮洛卢斯地岬，
被地底潜风的强力掀翻。
一个个山峰，和像爆裂的
艾特那火山的斜坡里面，
狂风鼓扇着硫黄猛火，
一直烧至内部易燃的矿质，
最后留下一片焦土，
氤氲着毒臭的恶气。
这就是他不幸的双脚所停栖的地方。
他和他的亲密同伙不论飞到何处，
都得意扬扬，飞扬跋扈，
夸耀自己是如何神通广大，
全靠自己，才能逃离地狱的火焰，
而不是因为至尊全能者的默许。
那失势的大天使说道：
“难道这就是我们用天堂
换来的地盘和疆域？
难道光明只换来这悲催的幽冥？
也罢，既然如今人为刀俎，
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吧。
论智慧，他和我们不相伯仲，
论实力，却远远超出其同辈。
像这样的家伙，离我们越远越好。
再见了，幸福的家园！
再见了，永乐的住所！
恐怖，来吧！
幽冥，来吧！
还有你，深暗的地狱。
来吧，来迎接你的新主吧！
他带来一颗永不改变的心，
这心便是它自己的住所，
能把天堂变成地狱，地狱变成天堂。
那又有什么要紧，倘若我
也能永恒不变，屹立不动，
也会略逊于他，毕竟他霹雳在手。

在这里，至少我是自由的，
那营建地狱的全能者，
总不至于嫉妒地狱，
将我从这里赶走。
我们在地狱里尽可以稳坐江山，
一展雄图，建勋立业。
与其在天堂里当奴隶，
倒不如在地狱里当王。
可是，为何我们还要让
那些忠诚的朋友、患难的伙伴，
胆战心惊地沉浮在茫茫的忘池中呢？
为什么我们不将他们唤醒，
将他们召集起来，
在这悲惨的土地上再度共患难呢？
又为何不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试着收复天上可能被收复的地方，
在地狱里还惧怕会损失什么呢？”
撒旦说完后，别西卜这样回答：
“除了全能者，谁也不能战胜的，
就是英明的三军首领呀，
可如今他们正处在恐怖和危险之中，
祈求生命得以保全。
他们只要一听到您的声音，
马上就会士气大增，精神振奋，
以往他们总是听您可靠的号令的，
不管是在激战中陷于危机时，
还是在险急的前线发动冲锋时。
现在，他们匍匐平卧在火湖里，
和我们一样受怕担惊。
当然这也不足为奇，
毕竟是从高天上坠下来的！”
话音刚落，大魔王便往岸边走去。
他那天庭铸造的沉重的盾牌，
坚硬、巨大、厚实，
安放在其背后。
那个庞大的圆形物体，
好似一轮挂在他的肩膀上的明月——
就是那个突斯岗的大师于日暮时分，
在飞索尔山顶和瓦达诺山谷，
通过望远镜搜寻到的，

有新土地和河山的布满斑纹的月球。
跟他的长矛相比，
那从挪威群山上砍伐下来的
用作军舰桅杆的高壮松树，
看起来也仅仅是根小棍儿。
他拄着这长矛，踏着沉重的步伐，
行走在燃烧着的灰土之上，
不像当初在天界时那样轻盈矫健。
而且遍地都是火，热浪袭面而来，
炙烤得他浑身火辣辣的。
但他依然强忍剧痛，走到火海的岸边，
呼唤他那些虽具有天使般容貌，
却昏睡着的众天军。
他们之间紧密得像秋天的繁叶，
缤纷铺满了华笼柏络纱的溪流。
而那溪流满是枝丫参差的参天大树。
他们又像红海海面上漂浮的海藻，
当强猛的海风袭击海岸时，
红海的浪涛便淹没
布西利斯及其孟斐斯骑兵。
因为他背弃了诺言，
憎恨寄居于歌珊的民众，便派兵驱赶，
结果却看着被逐的民众齐齐登上彼岸，
自己反而全军覆没，
只剩下浮尸和破败的车轮。
狼藉不堪的天使军，正是这样
密密麻麻地漂浮在火焰的洪流上，
撒旦为着他们的悲惨遭遇
而忧伤，然后他大声疾呼，
使整个空洞的地狱都响彻回声：
“王公们，勇士们，天国的精英们！
如今你们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天界，
难道这个惊人的巨变，
就让不朽的精灵从此无力了吗？
难道你们甘心将这种地方，
作为艰苦战斗之后的休息的场所，
把它当作天上的乐园吗？
难道你们就以这种颓废的姿态，
向那胜利者屈服吗？
如今他正看着撒拉弗和基路伯天军，

是如何煎熬于洪流之中。
不久神速的追兵将看准时机，
从天界下降，赶到这里，
践踏疲颓的我们。
用连珠炮似的轰雷，
把我们打进十八层地狱。
快醒醒！快起来！
否则就永远沦陷了！”
这一席话令他们汗颜，
于是急忙振作起身，
好像正在打盹的站岗士兵
在被长官发现后，
从惺忪状态中猛醒过来一样。
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也不是没有感到巨大的痛苦，
但一听到大将军的命令，
数不胜数的士兵便都纷纷站起。
好比暗兰的儿子在埃及蒙难时，
挥动神杖，打遍各处，
引来了一阵蝗虫组成的黑云。
它们乘着东风汹汹而来，
如夜色般覆盖了法老境内上空，
使尼罗河流域一带黑暗无比。
那不可计数的恶天使也是如此，
在地狱的穹庐底下，
盘旋飞翔于四周的火焰中间。
接着，他们的统领挥动长矛，
以此作为信号，指挥前进的道路。
他们四平八稳地飞行着，
轻盈地降落在坚实的硫黄地上，
于是原野的各个角落都被挤满了。
就连那人口稠密的北方蛮族，
也没有如此多的人。
那些蛮族在天寒地冻的
地域繁衍生息，子孙繁盛。
当他们如洪水般向南面涌来，
越过莱茵河、多瑙河流域，
冲过直布罗陀海峡，
汹涌至利比亚沙漠时，
也未必有这样密集的队伍。

各队的队长，以及各班的班长，
都匆匆奔向总司令所站的地方。
他们一个个英姿勃发，
气质非凡人能比，
都有着王者的威严，
都是天上在位的掌权者。
由于叛变，生命册上
已删除了他们的名号，
天界众生已将他们渐渐淡忘。
直至后来在天神的允诺下，
才得以游历人间试探世人，
用各式诡计和谎言去腐蚀他们，
使他们背叛其创造者——天神。
并且把创始者无边的光彩，
转化成禽兽的形象，
用淫乐的仪式，将魔鬼奉为神明。
用浮华的装饰，塑造得冠冕堂皇，
于是他们便在异教地域遍传
各式各样的名号和偶像。
天庭的女神缪斯啊！
那时诸将领的名字，
谁在最先，谁在最后？
他们一听见大王的呼声，
便从炽热的火焰床上、
从昏沉的睡梦中苏醒，
撤下无数的随从，以名号为次序，
逐一来到远离大王的裸露的湖岸上。
这些将领后来从地狱挣逃了出来。
他们游逛在大地上，找寻着目标，
竟大胆地将自己的座位置于神龛旁边，
让邻近诸国的人民奉为神明。
将自己的祭坛设在神的祭坛旁边，
与那位坐在基路伯天使正中的
从锡安发出雷鸣的耶和华正面抗衡。
但他们屡次把不洁的祭品置于圣庙中，
用被诅咒了的物品
玷污真神的圣典和圣品，
还用黑暗来掩盖天神的光辉。
首个降临人间的可怕魔王摩洛，
将人作为祭品，双手沾满了

人血及其至亲的泪水。
孩子在狰狞恶魔手中挣扎的哭喊声，
溺没在大小鼓的喧嚣声中。
亚扪人膜拜他，从拉巴
及其沟渠交错的原野，
至亚珥歌伯、巴珊，
直至亚嫩河滨，全部都供奉着他。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愚昧的邻国，
还用奸计迷惑了聪明绝顶的所罗门。
在污秽的橄榄山上、
在真神的圣殿建庙立祭坛。
又将欣嫩子谷尊为圣林，
改名叫作陀斐特和格痕拿，
那便是阴间地狱的称号。
接下来的一个是基抹，
淫秽的摩押子孙膜拜着他，
祭祀的地域从阿洛埃到尼波，
一直到南端亚巴林的荒野。
还有那希实本、何罗念和西宏的领土，
挂着葡萄藤的西北玛百花之谷的一端，
以及以利亚利的国境至死海之滨。
后来他又使用别名毗珥，
去蛊惑那时刚从尼罗河境内
迁出的以色列人。
他们到了什亭就为他建立淫祠，
举行淫秽的祭祀仪式，遭致了灾祸。
他还把淫祀扩展到那恶邪的山边，
到凶杀者摩洛所处的林荫四周，
让凶残和淫逸互结为邻。
最后被善良的约西亚赶进了地狱。
古幼发拉底河与埃及、叙利亚界河
之间的神祇和他一道而来。
男的都叫巴力，女的统称亚斯塔禄。
原来天上的精灵可随意
为男为女，也可以两性兼具。
因为他们的身躯不必用
笨重的肉体 and 脆骨来支撑。
他们的质地是如此柔软精纯，
也不必裹紧躯体和关节，
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形和飞行，